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
第三十回 聽鬼叫阿父顯魂 驚惡夢女婢定計

話說慶喜聽見天上叫了一聲，寒毛直豎。再聽均祥跌了一個跟頭，復行跑到房內，關了房門。徐翠蓮問道：「你才說出去，怎樣就跌了下去？」均祥道：「不要說了，我們睡覺罷，總是你兜搭。說了這許多話。你不聽見鬼叫，這一聲好落在我心裡一般，才出房門，好像有個黑團子在我面前一幌，燭臺就息了。你道怕人不怕人！」說著扒上牀上就睡。又叫翠蓮多點幾個火起來，仗仗膽子。翠蓮聽他說這話，害怕上牀去了。慶喜在外聽得明白，身上直是一陣一陣亂抖，說道：這明是老爺顯靈，不准他出去，不然我被他看見，卻還了得！這是他們做的事，怎樣這個毒法，弄來弄去，還是嫁與葉家，把人害到如此地步，只是如何是好？若不知小姐，到了臨時，眼見又是一命。告訴了他，又怕不得安靜。一人想來想去，沒有主意，呆呆的站在天井內瞎想。

忽然天上刮了一陣冷風，那種淒涼的聲音，實在可怕。風才過去。又是叫了一聲此時慶喜倒反不怕，大著膽子望著天上說道：「婢子慶喜聽見姑娘遭了這事，若是瞞著到底，隨後無事，請老爺就不必在這裡喊，孀子就隨著太太們辦事；若是因華家冤枉，小姐不應把葉家，仍是說明逃走的好，就請老爺再喊一聲，婢子立刻就稟知小姐。」那知這話還未說明，接著惡毒毒的一聲從頭上叫了過去。慶喜寒毛一豎，就在天井內跪下磕了一個頭道：「老爺既如此吩咐，婢子就遵命辦了。以後總要求老爺保佑。」說到此處，心裡一陣淒慘，不由的落下淚來，站起身來，走進房內。只聽瑤雲在牀上亂哭，慶喜反嚇了一跳，疑惑他已經聽見，只好上去喊道：「小姐小姐，你怎樣了？」瑤雲還是哭個不止。聽他那種聲音，又不是醒著樣子。慶喜只得復行下來，取了燭臺，再到牀前將帳子掀開。

瑤雲睜開眼睛，問道：「你還未睡麼？」慶喜知他是做惡夢，說到：「我早睡了，適才被妳哭醒，究竟何事，這樣苦法？」瑤雲道：「我方才做了一夢，好像仍在衙門裡面，聽見外面升堂，說道：這個冤枉不小，我正要叫你去問，只見老爺走來，說道：華兆琨招了，你千萬保重。說著舉起拳頭，在自己頭上打了幾下，說我不該累他，我見老爺這樣。也不知為何事，所以著急哭了起來。」

正在哭得不得了，又來了一隻惡狗，向我腿上一咬，我一嚇驚醒，此刻還是有點痛呢。你看這夢可不蹊蹺？我怕總不是好事，今日少爺說華家這事，此刻就做惡夢，顯見是我爹爹前來點化。從前他鬧了那幾時，從老爺死後一直未曾談起華家。現忽然如此好法，明明的是欺人之談。難道他家肯在服中做喜事？我母親此刻也順了他們，只瞞著我一人。今日我實對你說罷，若真是華家便罷，如有變動，也不想活命。我拼著死也不能受他們欺騙。」說著哭了下來。慶喜見他如此，也就說道：「你不必如此說法，我也不敢告訴你。他們實是不存好意，可憐華相公是受了冤枉了。」瑤雲被他這一說，如同丟在冷水一般，反而哭不出來，直望著慶喜發怔，用兩個手抱住他道：「好妹子，你可快些告訴，究竟怎樣冤枉？」慶喜就把前日均祥如何在前進說華兆琨為盜的話，如何同王活嘴定計陷害，後來怎樣同太太說苦情，以及適才在前進聽他夫婦兩人所說的話以及鬼叫，前前後後說了一遍。

瑤雲這一哭還是小事，那知心裡急得很了，只見哭著哭著，一口痰一起吐出許多鮮血出來。慶喜見了這樣，格外可憐。又不敢吵嚷，只得慢慢的倒了一杯茶，先叫他吃了，又在他背後輕輕的捶了幾下，說道：「小姐，你這樣急救，就是死去也無用，趁早想法要緊，或者可以救得出兆琨來。」瑤雲道：「我也不想活命了，只有一死，全我一節。你叫我想法救他，我也是一個女流，怎樣認得東西南北，如何救法？」說又哭了起來，慶喜道：「你此刻不要哭了，我就是有主意，也要與你商議。但是這樣哭法，如何好說？」瑤雲被他說了這話，也只好忍著眼淚。

問道：「你且說來我聽。」慶喜道：「我適才在天井內，已是那樣禱祝你，夢中老爺又叫你保重，這明明是有生路。我看現在三十六計，是走為上著。」瑤雲見他說這話，乃道：「你主意雖好，只是我從未出過門，曉得那處是安身之地？而且道路迢迢的，這樣鞋腳，如何好走？」慶喜道：「小姐，你倒太迂了。你平時多讀古書，古人中有多少女扮男裝逃了出去，後來在半路上遇見好人，終久仍然團聚。那些話雖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。我看小姐只有這條生路，此地離京城雖遠，也不過一個多月就可到了，能夠到得京城，遇有好人，得了門路，將華家冤情請大臣奏上一本，把洪鵬程革職，將他兄弟放出，那時小姐也落個好名，豈不一舉兩便？就是遇不到人，尋不到門路，到了實逼虎比的地步，然後再死，也就盡了自己的心，且可以對得住華家了。」

瑤雲聽他這話甚是有理。說道：「但是我一人不能前去，一則路上怕人撞見盤問，要有個幫手回答。二則銀錢帶在身邊，倘遇歹人。一人獨力支持不住阿。」慶喜道：「這個你不必多煩，我平時既侍小姐的愛，倒不得個患難相同麼？自然是我同走，盤川倒是要多帶。我這裡湊湊也有百十兩銀子，你我兩人也可以夠用了。惟有一層，明日小姐還要與平時一樣，不可時常的啼哭，怕他們生疑防守，那就不得出去了。我看這兩天總不必想走，最好等到十九這天。華家過禮之後，所有的人俱到前面觀看，忙忙碌碌那時節，小姐就在房中打好包袱，我偷出去買上兩身男人家衣服，由後門進來，晚上眾人忙了一天，也就辛苦要睡，我們這晚改了裝束，由後門出去。先到僻靜地方住他一夜，次日天明出城叫船，只要開行一二百里，就可慢慢行了。」兩人足足商議一夜，不知不覺東方又發白了。

瑤雲就叫慶喜同他一牀睡下，只因一夜過來，已是辛苦，一直睡到夕陽西下，兩人方才起來。這且不提。

單說均祥聽鬼喊之後，趕緊叫徐翠蓮多點了兩盞燈，自己到牀上睡去了，卻心中只是上下亂跳。徐翠蓮道：「我看你這事真做不得，明明的是你爹爹不服，前來顯個靈兒，你看可見死後在陰朝地府也不矚目，你道可怕不可怕？況你到了百年之後，有何面目見爹爹於九泉之下？」均祥被他這說，心裡格外亂跳，身子亦抖起來，只見兩手抓著翠蓮不肯放鬆。二人只好躲在被內，睡了一夜。

次日起來，雖有翠蓮從旁勸解，均祥仍是不改初心。

一早就出去找王瑤，彼此見面，先開了禮單，請他交開泰照辦。開泰本是有錢的人，加之活嘴如此撮弄，又是天官府內各事不能寒酸，又說是因著華家窮才把你家，你要格外放寬闊些，女家看見方才羨慕。撥亂反正，總是他一人熱說，想開泰答應置辦，他才好從中取利。現在見均祥又開了一張禮單請他帶去，活嘴取過來一看，上面也值二三十銀子船東西，就坐了一個壞心，向均祥說道：「這單子我拿去也可，但是你要要裡子，又要面子，這事卻難應手。前日已送了你二三千兩銀子，現在又開上這許多東西，雖是開泰可以應允，難道我就白擔這個干係麼？」均祥見他說得有因，乃道：「老王，你不這樣說法，你的事我懼明白，只要你能照我單子辦全了來，他若允了，我就打個八折請你，這又何妨。」活嘴哈哈的笑道：「我不過這樣說法，你到認真起來，教我好不過意，你請回去，包你不得誤事是了。」說著均祥望活嘴拱拱手道：「直等十九過禮再會。」說罷，便轉回去了。不得幾天已要到正日。不知瑤雲可逃得出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